

宋史新編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七

列傳六十九

明南京兵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朱勝非

呂頤浩

范宗尹

朱倬

朱勝非字藏一蔡州人上舍登第靖康初爲東道副總管權應天府金人攻城勝非逃去會韓世忠部將楊進破敵兵乃還視事明年詣濟州謂高宗言南京藝祖興王之地請幸之以圖大計從之建炎改元試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時方草創勝非憑敗鼓草制辭氣嚴重如平時總制使錢蓋進職勝非言其棄師誤國封還貼

黃蓋遂罷二年除尚書右丞時宰執蔭補多濫勝非奏  
宰執子弟例不堂除宣和諫官疏云尚從竹馬之遊已  
造荷囊之列今不可以不戒遷中書侍郎三年拜宣奉  
大夫尚書右僕射兼御營使會苗傅劉正彥與其徒王  
鈞甫王世修等謀作亂擁兵犯闕請高宗避位太后抱  
皇子聽政太后不可傅顧勝非曰今日正須大臣果決  
相公何無一言耶勝非還呈上曰王鈞甫乃傅等腹心  
適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此語可爲後圖之緒  
於是太后垂簾高宗退居顯忠寺勝非請降赦以安傅  
等又奏母后垂簾須二臣同對此承平故事今日事機

有須密奏者乞許臣僚獨對日引傳徒二人上殿以弭其疑因諭鈞甫爲朝廷協力鈞甫唯唯又諭世修曰國家艱難若等立功之秋也世修時往來道軍中情實擢爲工部侍郎傳正彥乞改年號及移蹕建康勝非白太后若盡廢其請則倉卒變生乃改元明受傳等欲挾上幸徽越勝非諭以禍福而止傳聞韓世忠起兵取其妻子爲質勝非給傳曰今當啓太后召二人慰撫使報知平江諸君益安傳許諾勝非喜曰二凶真無能爲也諸將將至傳等懼勝非因謂之曰勤王之師未進者使是間自反正耳不然公等置身何地乎卽召學士作百

官章及太后手詔四月朔勝非率百官詣睿聖宮親掖  
上乘馬還宮上旣復辟勝非曰臣昔遇變義當卽死偷  
生至此欲圖今日之事耳乃乞罷政上問誰可代者勝  
非曰呂頤浩張浚問孰優曰頤浩練事而暴浚喜事而  
疎上曰浚太年少勝非曰臣向被召軍旅錢穀悉付浚  
此舉浚實主之御史中丞張守論勝非宜罷不報授觀  
文殿大學士知洪州尋除江西安撫大使兼知江州紹  
興元年侍御史沈與求又論之降秩分司南京江州居  
住二年左相呂頤浩薦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給事中  
胡安國侍御史江躋奏章論罷頤浩欲傾右相秦檜故

力引之改除侍讀檜尋罷相拜勝非尚書右僕射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母憂起復兼知樞密院事時員外郎江  
端友請營宗廟議者謂國家期於恢復不常厥居勝非  
方主和議遂白上營宗廟于臨安侍御史魏矼劾罷之  
五年起知湖州引疾歸檜得政勝非遂廢居卒謚忠靖  
勝非張邦昌友壻也邦昌僭位勝非嘗械其使及金人  
過江勝非請尊禮邦昌錄其後以謝敵苗劉之變保護  
聖躬功居多旣去力薦張浚然受黃潛善風旨草罷李  
綱制詆其狂妄再相忌趙鼎宣撫川陝欲重使名以  
制吳玠勝非曰元樞出使豈論此耶蓋因事出鼎而輕

其權人以此少之及著間居錄亦多其私說云

呂頤浩字元直齊州人登進士第累官徽猷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伐燕之役頤浩以轉輸隨軍旣得燕山爲燕山府路轉運使頤浩奏開邊極遠其勢難守又奏燕河北危急五事徽宗怒褫職尋復焉進徽猷閣直學山河北危急五事徽宗怒褫職尋復焉進徽猷閣直學士謝病與祠高宗卽位除知揚州車駕南幸進至戶部尚書劇賊張遇衆數萬屯金山頤浩單騎與韓世忠造其壘諭降之進吏部尚書建炎三年金人逼揚州駕幸錢塘拜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還屯京口金兵退改江東安撫制置使兼知江寧府明受之變頤

浩約張浚及諸將會兵討賊俄有旨召顧浩赴院供職  
上言興衰撥亂事屬艱難請亟復明辟以圖恢復遂以  
兵發江寧舉鞭誓衆士皆感厲將至平江張浚乘輕舟  
迂之相持而泣各以大計顧浩曰顧浩曩諫開邊幾死  
宦臣之手承乏漕挽幾陷腥膻之域今事不諧不過赤  
族爲社稷死豈不快乎浚壯其言卽舟中草檄進韓世  
忠爲前軍張浚翼之劉光世爲游擊顧浩浚總中軍光  
世分軍殿後顧浩發平江苗傅劉正彥之黨託言請顧  
浩單騎入朝顧浩奏所統將士忠義所激可合不可離  
傅等懼乃請高宗復辟師次秀州顧浩勉勵諸將曰今



雖反正而賊猶握兵居內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  
翟義徐敬業可監也次臨平傅等拒戰顧浩被甲立水  
次出入行陣督世忠等破賊傅正彥引兵遁顧浩等以  
勤王兵入城都人夾道聳觀以手加額朱勝非罷相以  
顧浩守尚書右僕射中書侍郎兼御營使改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初建炎御營使本以行幸總齊軍政而宰相  
兼領之遂專兵柄樞府幾無所預顧浩在位尤顓恣趙  
鼎論其過章十數上顧浩求去除鎮南軍節度開府儀  
同三司醴泉觀使尋除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池州  
李成馬進敗淮南民未復業詔以顧浩兼宣撫領壽春

府除廬和州無爲軍張琪自徽犯饒州頤浩大破之拜  
少保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紹興二年上自越州還臨安會桑仲在襄陽欲進取京  
城乞朝廷舉兵爲聲援頤浩乃大議出師而身督之時  
頤浩與秦檜並相上諭之曰頤浩治軍旅檜理庶務如  
種蠡分職可也檜知頤浩不爲公論所與多引知名士  
爲助欲傾之而檀朝權上爲下詔戒朋黨除頤浩都督  
江淮荆浙諸軍事開府鎮江頤浩至常州前軍將趙延  
壽叛犯金壇又聞桑仲已死遂引疾不進詔還朝以朱  
勝非同都督諸軍事頤浩旣還欲傾檜力引勝非爲助

給事中胡安國坐是罷檜乞留不報侍御史江躋左司  
諫吳表臣皆以論救安國罷程瑀胡世將劉一止張燾  
林待聘樓炤亦坐論檜黨斥臺省一空語詳安國傳於  
是檜免相願浩獨秉政屢請興師復中原時盜賊稍息  
願浩請遣使循行郡國宣德意李綱宣撫湖南願浩言  
綱縱暴無善狀請罷諸路宣撫之名綱止爲安撫使時  
李光在江東與願浩書言綱有大節四夷畏服願浩稱  
光結黨言者因論光罷之時方審量濫賞願浩時有縱  
舍右司郎官王岡持不可曰公秉國鈞不平謂何高宗  
一日謂大臣曰國朝四方水旱無不上聞近蘇湖地震

泉州大水輒不以奏何也侍御史辛炳殿中常同論其  
罪遂罷顧浩爲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奉祠改  
特進觀文殿大學士五年詔問宰執以戰守方略顧浩  
條十事以獻除湖南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潭州帝在建  
康除顧浩少保浙西安撫制置大使知臨安府行宮留  
守明堂禮成進封成國公八年上將還臨安除少傅鎮  
南定江軍節度使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行  
宮留守顧浩引疾求去除醴泉觀使未幾卒贈太師封  
秦國公謚忠穆顧浩有膽略善鞍馬弓劍當國步艱難  
之際人倚之爲重自江東再相胡安國以書勸其法韓

忠獻以至公無我爲先報復恩讎爲戒頤浩不能用時軍用不足頤浩與朱勝非相立江浙湖南諸路大軍月椿錢於是郡邑多橫賦爲東南患云

范宗尹字覺民鄧城人上舍登第累遷侍御史右諫議大夫靖康初金人必欲得三鎮宗尹請韋之以紓禍爲言者所非罷歸張邦昌僭位復其職建炎元年李綱拜相宗尹論其名浮於實有震主之威不報出知舒州言者論其嘗污僞命責置鄂州既召爲中書舍人遷御史中丞拜參知政事呂頤浩罷相宗尹攝之時諸盜據有州縣朝廷力不能制宗尹言太祖收藩鎮之權天下無

事百五十年然國家多難四方帥守單寡束手環視此  
法之弊今當稍復藩鎮之法付以兵權俾蕃王室較之  
棄地夷狄豈不相遠上從其言授通議大夫守尚書右  
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營使時年三十近世宰  
相年少無如宗尹者宗尹請有司討論崇觀以來濫賞  
修書營繕應奉開河免夫獄空之類皆釐正之明堂覃  
恩請舉行討論之事上手劄云朕不欲歸過君父斂怨  
士大夫始秦檜力贊宗尹建此議及見上意堅反擠之  
上亦惡其與辛道宗兄弟往來遂罷沈與求奏其罪狀  
落職未幾命知溫州退居天台卒年三十七宗尹有才

智當北敵肆行之衝毅然自任建議分鎮以是得相位  
然其置帥多授劇盜又無總率統屬且不遣援不通餉  
故諸鎮守鮮能久存者及爲政多私屢招物議云

朱倬字漢章閩縣人宣和五年登進士第調常州宜興  
簿張浚薦除福建廣東西財用所屬官宣諭使明橐再  
薦于朝因賜對策劉豫必敗高宗大喜詔改合入官與  
丞相秦檜忤出教授越州歷知惠州陞辭高宗問卿久  
淹何所倬曰厄於檜上愀然慰諭目送之旬日間除國  
子監丞尋除浙西提舉且命自今在內除提舉官令朝  
辭上殿蓋爲倬設也累遷中丞嘗言人主任以耳目非

報怨任氣之地每上疏輒夙興露餐若上帝鑒臨奏疏  
凡數十率焚稿不傳遷參知政事紹興三十一年拜尚  
書右僕射高宗自建康回轍有內禪意倬密奏曰靖康  
之事正以傳位人遽盍姑徐之心不自安屢求去詔以  
觀文殿大學士奉祠孝宗卽位降資政殿學士明年致  
仕卒復元職贈特進孫著登第仕至吏部尚書

論曰朱勝非在靖康委城避敵其屈身明受要爲自全  
計耳呂頤浩雅著直聲而撫寇討逆勇略孰加焉范宗  
尹嘗汚僞命特以片言竊上宰小人乘君子之器者也  
夫道不同不相爲謀以勝非宗尹所爲宜與李綱趙鼎



莫能容何願浩亦有娼嫖之累耶朱倬在相位未久無赫赫名然見忌秦檜所守可知矣

馮澥

范致虛

權邦彥

徐俯

呂好問

劉珪

滕康

葉義問

馮澥字長源普州人父山熙寧末爲祕書丞通判梓州鄧綰薦爲臺官不就退居二十年范祖禹薦於朝官終祠部郎中澥登進士第歷官入朝以言事再謫靖康元年爲左諫議大夫金人圍太原朝廷命李綱宣撫兩河澥奏罷之除尚書左丞欽宗詣金營澥扈從張邦昌僭位與澥有舊取之歸建炎初降資政殿學士知潼川府

言者論解寧汚爲命奪職已而復官紹興三年以資政  
殿學士致仕卒解爲文師蘇軾論西事與蔡京忤郡人  
張庭堅誦死妻子流離解力振其家然議論主熙豐紹  
聖而排鄒浩李綱楊時君子少之

范致虛字謙叔建陽人舉進士爲太學博士鄒浩以言  
事斥致虛坐祖送停官徽宗嗣位累進中書舍人蔡京  
建請置講議司引爲詳定官議不合改兵部侍郎自是  
入處華要出典大郡者十五年以附張商英貶通州政  
和七年復官入爲侍讀修國史尋除刑部尚書提舉南  
京鴻慶宮初致虛在講議司延康殿學士劉昺嘗乘蔡

京怒齊之後王案坐妖言繫獄事連昂論死致虛爭之  
昂得減竄士論賢之遷尚書右丞進左丞歷知鄧州提  
舉亳州明道宮帝方好老氏致虛希特好營飭道宇賜  
名鍊真宮靖康元年除知京兆府時金人圍太原聲震  
關中朝廷命錢蓋節制陝西除致虛陝西宣撫使金人  
分道再犯京師詔致虛會兵入援有僧趙宗印者喜談  
兵席益薦之致虛以便宜假官俾充宣撫司叅議官兼  
節制軍馬致虛勇而無謀委已以聽宗印宗印徒大言  
實未嘗知兵金將婁宿以精騎衝之不戰而潰死者過  
半致虛收餘兵入潼關高宗卽位言者論其逗撓徙知

鄧州尋加觀文殿學士復知京兆府致虛力辭復知鄧州次年宗印領兵出武關與致虛合會金將銀朱兵壓境致虛遁宗印兵不戰走轉運使劉汲力戰死焉致虛坐責安遠軍節度副使與州安置後召復資政殿學士知鼎州未至卒贈銀青光祿大夫

權邦彥字朝美河間人登太學上舍第歷都官郎中與王黼議不合黼職知冀州金人再入高宗問大元帥府起兩河兵復汴京邦彥提所部兵二千五百人與宗澤自澶淵趨韋城據刀馬河諸道兵莫有進者會敵兵大至移屯南華二帝北遷邦彥與澤五表勸進建炎元年

五月召還命知荆南府改東平府時東州半已入金至是圍益急邦彥誓以死守居數月城破猶力戰不已民義而從之突圍以出遂奔行在帝以其父母妻子皆沒於敵纔貶二秩歷江淮等路制置發運使以治辦樞紐興初連擢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初邦彥獻十議以圖中興謂人事盡則天悔禍不可獨歸之數呂頤浩素善邦彥薦用之給事中程瑤劾邦彥五罪三疏不報尋兼權參知政事帝嘗對輔臣言湖南事頤浩言李綱縱暴恐治潭無善狀帝曰綱在宣和間論水災以得時望邦彥曰綱元無章疏第略虛名耳蓋功頤浩以排綱

也逾年卒邦彥碌碌無所建明充位而已有遺藁十卷  
號瀛海殘編藏於家

徐俯字師川分寧人以父禧死難授通直郎至司門郎  
張邦昌僭位俯遂致仕時工部侍郎何昌言與其弟昌  
辰避邦昌皆改名俯買婢名昌奴客至卽呼前驅使之  
內侍鄭謨識俯於江西重其詩薦于高宗胡直孺汪藻  
迭薦之遂自宮祠起右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程俱言考  
之古今非陽城科放則未嘗不循序而進願姑以所應  
者命之不報俱遂罷紹興中賜進士出身兼侍讀遷翰  
林學士未幾擢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又兼權參

知政事宰相朱勝非言襄陽上流所當先取帝曰盍就委岳飛參政趙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俯獨持不可會劉光世乞入奏鼎言方議出師大將不宜離軍俯欲許之鼎固爭俯乃求去與祠旣而知信州言者論其郡事不理復予祠卒

呂好問字舜徒侍講希哲子也以蔭補官崇寧治黨事好問以元祐子弟坐廢兩監東嶽廟司揚州儀曹欽宗擢至御史中丞初徽宗將內禪詔解黨禁除新法盡復祖宗之故而蔡京黨戚根據中外害其事莫肯行好問言太上皇詔旨備矣願一一施行又言今不盡革京貫

等所爲太平無由可致欽宗鄉納好問疏京過惡乞投  
海外黜朋附之尤者以厲其餘又建白削王安石王爵  
正神宗配饗褒表江公望張庭堅任伯雨龔夬等除青  
苗之令湔元符上書獲譴者章前後數十上每奏對帝  
雖當食輒使畢其說時金兵旣退大臣不復顧慮武備  
益弛好問言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當速講求禦敵之備  
及邊警急大臣不知所出遣使講解好問言彼名和而  
實攻請亟集滄滑邢相之戍以遏奔衝而列勤王之師  
于畿邑以衛京城疏上不省金人陷真定攻中山上下  
震駭廷臣狐疑相顧猶以和議爲辭好問率臺屬劾大



臣畏懦誤國出好問知袁州帝憫其忠下遷吏部侍郎  
既而金人薄都城帝思好問言進兵部尚書都城失守  
帝再幸金營好問寔從帝旣留遣好問還慰拊都城已  
而金人立張邦昌以好問爲事務官邦昌入居都省好  
問曰相公真欲立邪抑姑塞敵意而徐爲之圖爾大元  
帥在外元祐皇太后在內此殆天意盍亟還政可轉禍  
爲福以好問攝門下省好問旣繫銜仍行舊職吳玠莫  
儔請邦昌見金使於紫宸垂拱殿好問曰宮省故吏驟  
見御正衙必將憤駭變且不測邦昌矍然止王時雍議  
肆赦好問曰四壁之外皆非我有將誰赦乃先赦城中

始金人謀以五千騎取康王好問以書白王宜遠避且言大王若不自立恐有不當立而立者旣又語邦昌遣人推戴則功無在相公右者於是邦昌謀遣謝克家奉傳國寶往大元帥府須金人退乃發金人旣行好問趣遣使勸進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邦昌易服歸太宰位高宗卽位太后遣好問奉手書詣行在所高宗勞之曰宗廟獲全卿之力也除尚書右丞侍御史王賓論好問嘗汙僞命不可以立新朝高宗曰好問心跡非他人比好問自慙力求去且言邦昌僭號之時臣若閉門潔身實不爲難徒以世被國恩所以受賢者之責冒圍齎書

於陛下疏入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奉祠以恩封東萊  
郡侯避地卒于桂州子本中孫祖謙祖儉皆有傳

劉珏字希范長興人登崇寧進士第初游太學以書遺  
中書舍人鄒浩曰公始爲博士論取士之失免所居官  
在諫省斥宮掖之非遠遷嶺表豈逆計禍福邀後日報  
哉固欲蹈古人行也今庶政豈盡脩明百官豈盡忠實  
從臣繼去豈盡非才言官屢逐豈盡有罪信任踰曩昔  
而拱默不言天下之士竊有疑焉浩愧謝宣和中擢監  
察御史坐言事知舒州留爲主客員外郎靖康初除中  
書舍人陳十開端之戒曰御筆曰營繕曰任用失當曰

命令數易曰大臣不和曰臣下誕謾曰內侍恣橫曰言路壅塞曰政事失信曰爵賞僭濫李綱出知揚州安扶持不可珏言韓琦好水之敗韓絳西州之敗皆不免黜責綱勇於報國銳於用兵聽用不審數有敗衄宜降黜以示懲戒綱改宮祠吏部侍郎馮澥言珏持兩端爲綱游說珏遂與祠建炎初以舊職召遷給事中論內降營繕二事曰除授不歸中書工役領之內侍此人言所以籍籍也孟忠厚邢煥除從官珏封還言舊制外戚未有爲兩禁官者遷吏部侍郎同修國史言淮甸備敵兵食爲先今以降卒爲見兵以糴本爲見糧無一可恃維揚

城池未修軍旅多闕卒有不虞何以待之已而金人果  
乘虛大入帝亟如臨安以珏爲龍圖閣直學士知宣州  
連遷吏部尚書隆祐太后奉神主如江西詔珏爲端明  
殿學士權同知三省樞密院事從行至洪州疏言修治  
巡幸道路之役乞降詔悉罷金人攻吉州分兵追太后  
舟至太和縣衛兵皆潰珏奉太后退保虔州言者論不  
已連責祕書少監貶衡州紹興初許自便明年以朝散  
大夫分司西京卒于梧州追復龍圖閣學士有吳興集  
二十卷集議五卷兩漢蒙求十卷

滕康字子濟宋城人登進士第又中詞學兼茂科歷官

國子司業高宗在元帥府聞康羽憲章召至濟州見孝  
羣臣勸進除太常少卿使定登極禮儀凡告天肆赦之  
文皆康爲之累遷試中書舍人會孟忠厚乞用父減年  
遷官康言忠厚隆祐太后之姪也太宗以來凡母后兄  
弟之子無爲侍從者武義大夫康義用登極恩遷遙郡  
刺史康又封還詞頭言義之遷雖名一官實升五等紊  
法之甚也自古召亂之源非外戚撓法則內侍干政漢  
唐可鑑凡再降旨竟不肯行後軍統制韓世忠以不能  
戢所部坐贖金康言世忠無赫赫功祇緣捕盜微勞遂  
亞節鉞今其所部卒伍至奪御器逼諫臣於死地乃止

罰金何以懲後詔降世忠一官知江州陳彥文用劉光世奏錄其守城功遷龍圖閣待制康以光世所上彥文功狀前後牴牾閣而未下宰相力主彥文趣康行詞康論不已宰相銜之會布衣省試卷子不合式康以其文取之諫官李處遯論奏遂以集英殿修撰奉祠未幾移蹕錢塘再除中書舍人上封事上稱其有諫臣風除左諫議大夫旬日間封章屢上遂擢翰林學士翌日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建炎三年宰相呂頤浩議幸武昌爲趨陝之計旣移蹕建康又議欲盡棄中原徙居民於東南康力持不可上悟而止未幾上請太后奉

神主如江西以參知政事李邴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康  
爲資政殿學士同從衛以行邴辭疾又命康權知以劉  
珪爲貳康從衛至洪州劉六世護江不密金人絕而渡  
康等倉卒奉太后趨虔州坐論責授祕書少監分司南  
京永州居住未幾許自便復左朝請大夫與祠卒後追  
復龍圖學士有文集二十卷

葉義問字審言壽昌人登進士第歷知江寧縣召秦檜  
所親役同僚不可義問曰釋是何以服他人卒役之通  
判江州豫章守張宗元忤檜或中以飛語事下漕臣張  
常先宗元道九江常先檄義問拘其舟義問投檄曰吾



寧得罪不爲不祥常先白檜罷去檜死召擢殿中侍御史累章劾湯鵬舉有一檜死一檜生之語并黨方崇等皆罷之累遷同知樞密院事金主亮南侵命視師義問素不習軍旅會劉錡捷書至讀之至金賊又添生兵顧吏曰生兵何物耶聞者掩口至鎮江聞瓜洲官軍與敵相持大失措會建康留守張燾遣人告急義問乃遵陸云往建康催發軍市人皆媒罵之又聞敵據瓜洲采石兵甚衆復欲還鎮江諸軍喧沸曰不可回矣回則有不測遂趨建康已而亮死師退義問還朝力請退遂罷孝宗卽位坐論謫饒州數年詔自便卒

論曰馮濟初爲諫官論者謂諛佞誣罔則其附僭逆詆  
善良亦何足怪范致虛左道媚上權邦彥朋邪害正乃  
委以折衝禦侮之寄何異羊質虎皮見豺則慄也徐俯  
不失身逆臣似矣顧叛趙鼎而沮岳飛昧於協恭體國  
之義呂好問劉珪滕康葉義問並數有忠諫然或污僞  
命或失戎律責亦容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七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八

列傳七十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李光

許翰

許景衡

翟汝文

富直柔

王庶

李光字泰發上虞人童穉不戲弄父高稱曰吾兒雲間鶴其興吾門乎登崇寧五年進士第歷官司封首論士大夫諛佞成風妄引荀卿有聽從無諫諍之說以塞言路又言怨嗟之氣結爲妖沴王黼惡之令部注桂州陽朔縣再遷符寶郎欽宗擢右司諫上皇東幸憮人間兩宮光請集議奉迎典禮又奏朱勔李彥蔡京王黼竭天

下之財名爲應奉實入私室乞依舊制三省樞密院通  
知兵民財計與戶部量其出入選吏考核使利源歸一  
遷侍御史時言者猶主王安石之學詔禱廟堂光言祖  
宗規摹宏遠安石欲盡廢法度則謂人主制法而不當  
制於法欲盡逐元老則謂人主當化俗而不當化於俗  
蔡京兄弟祖述其說五十年間毒流四海今又風示中  
外鼓惑民聽豈朝廷之福金人逼京城士大夫委職而  
去者五十二人罪同罰異士論紛然光請付理寺公行  
之李會昇擢復以諫官召光奏蔡京復用時會擢迭爲  
臺官噤不發一語及京城被圍與白時中李邦彥專主

避敵割地之謀時中邦彥坐是落職而會擢反被召用  
復預諫諍之列乞寢成命不報光囚外亦不報書出寅  
良間耿南仲輩皆謂應在外夷不足憂光奏孔工作春  
秋不書祥瑞者蓋欲使人君恐懼修省未聞以災異歸  
之外夷也疏奏監汀州酒稅高宗卽位擢祕書少監除  
知江州未幾擢侍御史皆以道梗不赴建炎三年車駕  
自臨安移蹕建康除知宣州光以宣密邇行都乃繕城  
池聚兵糧籍六邑之民保伍相比謂之義社擇其健武  
者統以土豪得保甲萬餘號精揀軍又柵險要二十三  
所謹戍之事聞授管內安撫許便宜從事進直龍圖閣

又進右文殿修撰潰將邵青自真州擁舟數百艘剽當塗蕪湖兩邑間光招諭之遺米二千斛青喜謂使者曰我官軍也所過皆以盜賊見遇獨李公不疑我於是秋毫無犯除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歷擢吏部侍郎光奏疏極論朋黨之害議論之臣各懷顧避莫肯以持危扶顛爲己任晉元帝區區草創猶能立宗社脩宮闕保江浙劉琨祖逖與逆胡拒戰於并冀兗豫同雍諸州未嘗陷沒也石季龍重兵已至歷陽命王導都督中外諸軍以禦之未聞專主避狄如今日也上欲移蹕臨安被旨節制臨安府見屯諸軍兼戶部侍郎督營繕事光經營

檄節不據而辦擢吏部尚書大將韓世清本苗傅餘黨  
久屯宣城擅據倉庫調發不行光請先事除之乃授光  
淮西招撫使光假道至郡世清入謁縛送闕下伏誅初  
光於上前面稟成算宰相以不預聞怒之未至道除端  
明殿學士江東安撫大使知建康府壽春滁濠廬和無  
爲宣撫使秦檜旣罷呂頤浩朱勝非並相光議論素與  
不合言者指光爲檜黨落職奉祠尋復寶文閣待制知  
湖州歷知洪州兼制置大使擢吏部尚書踰月除參知  
政事時秦檜初定和議將揭榜檜言光有人望若同押  
榜浮議自息遂用之同郡楊煒上光書責以附時相取

尊官墮黠虜姦計虧平時大節光本意謂但可因和而  
爲自治之計旣而檜議徹淮南守備奪諸將兵權光極  
言我狄狼子野心和不可恃備不可徹檜惡之檜以親  
黨鄭億年爲資政殿學士光於榻前面折之又與檜詰  
難上前因曰觀檜之意是欲壅蔽陛下耳目盜弄國權  
懷姦誤國不可不察檜大怒明日光勾去章九上乃除  
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改提舉臨安洞霄宮中丞万俟  
卨論光陰懷怨望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藤州安置越  
四年移瓊州居瓊州八年仲子孟堅坐陸升之誣以私  
撰國史獄成呂愿中又告光與胡銓詩賦倡和譏訕朝



改移昌化軍論文考史怡然自適年踰八十筆力精健  
又三年以郊恩復左朝奉大夫任便居住至江州卒孝  
宗卽位復資政殿學士賜諡莊簡幼子孟傳有傳

許翰字崧老襄邑人登進士第宣和中爲給事中爲書  
抵時相謂百姓困弊起爲盜賊天下有危亡之憂願罷  
雲中之師脩邊保境與民休息高麗入貢調民開運河  
民間騷然中書舍人孫傅論高麗於國無功不宜興大  
役傅坐罷翰謂傅不當黜時相怒落職奉祠欽宗卽位  
復以給事中召時金人攻京師甫退翰造闕卽日賜對  
除翰林學士尋改御史中丞上疏言邊事因陳決勝之

策張邦昌爲太宰翰上疏力爭之种師道罷翰言師道  
名將不可使解兵柄欽宗謂其老難用翰曰自呂望以  
來用老将收功者難一二數師道雖老可用也且謂金  
人此行存亡所係令一大創使失利去則中原可保不  
然將來再舉必有不救之憂宜起師道邀擊之上不能  
用擢中大夫同知樞密院論益不合以病去除延康殿  
學士知亳州坐言者落職奉祠高宗卽位用李綱薦召  
拜尚書右丞兼權門下侍郎黃潛善等請罷宗澤翰極  
論以爲不可李綱罷朝言罷綱臣留無益力求去高宗  
未許會潛善奏誅陳東翰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東戮

東市吾在廟堂可乎求去益力章八上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復以言者落職紹興初復資政殿學士卒贈光祿大夫翰通經術正直不撓以與黼似潛善輩迕志卒不展所著有論語解春秋傳

許景衡字少伊瑞安人登進士第宣和中爲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論事忤王黼意又論童貫貪繆不可用者數十事會知洋州吳巖夫以私書抵執政子道景衡之賢誤致王黼黼用是中景衡逐之欽宗卽位以左正言召歷遷中書舍人李光程瑀以鯁亮忤執政斥景衡爲辨白坐落職予祠高宗卽位以給事中召旣至除御

史中丞宗澤爲東京留守言者附黃潛善等多攻其短  
景衡奏曰開封宗廟社稷所在苟欲罷澤別遣留守不  
識搢紳中威名政事有加於澤者乎疏入上大悟封以  
示澤澤乃安除尚書右丞有大政事必請間極論潛善  
伯彥以景衡異已共排沮之初李綱議建都以關中爲  
上南陽次之建康爲下景衡爲中丞奏南陽不若建康  
至是謀報金人攻河陽汜水景衡又奏請南幸建康已  
而有詔還京罷景衡爲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  
宮至京口卒年五十七謚忠簡景衡得程頤之學志慮  
忠純議論不與時俯仰遂借渡江之議罪之旣沒高宗

思之賜景衡家溫州官舍一區

翟汝文字公巽丹陽人登進士第歷除祕書郎三創  
建議東封汝文曰治道貴清淨今不啓上述三代禮樂  
而師秦漢侈心非所願也徽宗不悅責監宿州稅累遷  
給事中內侍梁師成銜汝文嘗言其奪民墓田廣園圃  
諷宰相黜守宣州召爲吏部侍郎出知廬州徙密州欽  
宗召爲翰林學士改顯謨閣學士知越州兼浙東安撫  
使建炎改元上疏言卽位赦書裁損上供額外之數今  
越州貢輸倍他州乞視戶等第減罷揚應誠請使高麗  
圖迎二帝汝文奏其欺罔若高麗辭以金人問津窺吳

越將何辭以對後高麗果如汝文言紹興元年召爲翰林學士兼侍講除參知政事同提舉修政局忤秦檜面劾汝文專擅右司諫方孟卿助檜論之罷去以卒先是汝文在密檜爲郡文學汝文薦其才故檜引之然汝文性剛不爲檜屈對案相詬至目檜爲濁氣汝文風度翹楚好古博雅精篆籀有文集行于世

富直柔字季申弼之孫以父任補官敏悟有才名晁說之奇其文薦于朝召賜同進士出身除祕書省正字建炎初累遷給事中醫官團練使王繼先覃恩轉防禦使法當回授得旨特與換武功大夫直柔論之上謂宰相

范宗尹曰此除出朕意今直柔抗論朕屈意從之以伸  
直言之氣四年連遷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紹興  
初上虞縣丞婁寅亮上書言宗社大計直柔從而薦之  
於是孝宗立爲普安郡王以寅亮之言也除同知樞密  
院事侍御史沈與求論其附會辛道宗兄弟得進并論  
其所薦右司諫韓璜先是直柔嘗短呂頤浩於上前頤  
浩與秦檜皆忌之由是璜與直柔俱罷直柔與祠後起  
知衢州以失入死罪落職奉祠尋復端明殿學士徜徉  
山澤放意吟咏與蘇遲葉夢得諸人游以壽終于家  
王庶字子尚慶陽人舉進士第歷陝西運判兼制置解

鹽事疆事益棘欽宗欲幸襄鄧以庶副席益爲京西安撫使高宗立除直龍圖閣鄜延經略使兼知延安府累立戰功進集英殿脩撰陞龍圖閣待制節制陝西六路軍馬先是河東經制使王玠旣遁歸留守宗澤承制以庶權陝西制置使庶傳檄諸路會期討賊涇原統制曲端雅不欲屬庶以未受命辭居數日告身至又辭金人知其不協併兵寇鄜延庶屢督端進兵訖不行遂陷延安端謀欲誅庶不果語在端傳庶時自劾得罷後張浚自富平敗歸始思庶及端言可用乃竝召之庶地近先至力陳撫秦保蜀之策勸浚收熙河秦鳳兵扼關隴爲



後圖浚不納版授庶叅議官庶因謂端有反心浚始有  
殺端意矣紹興五年知興元府利夔路制置使庶以士  
卒單寡籍諸邑強壯號義士日閱於縣月閱於州厚犒  
之不半年有兵數萬浚言于朝陞徽猷閣直學士有讒  
於浚者徙庶知成都改嘉州明年浚劾庶輕率傾險落  
職奉祠尋起知遂寧固避得請六年除湖北安撫使知  
鄂州趨闕上因燕見庶言陛下欲保江南無所事如曰  
紹復大業非都荆不可荊州左吳右蜀利盡南海前臨  
江漢出二川涉大河以圖中原曹操所以畏關羽者也  
上大異之復顯謨閣待制知荆南府湖北經略安撫使

又復直學士七年以兵部侍郎召明年入對因奏恢復之功十年未立其失在偏聽在欲速在輕爵賞是非邪正混淆誠能賞功罰罪其誰不服上喜卽日遷尚書閔月拜樞密副使命措置江淮邊防秦檜再相以和戎爲事詔趣庶還庶力詆和議請誅金使及張通古來庶乞免簽書和議文字累疏求去乃以資政殿學士知潭州御史中丞勾龍如淵論罷之十三年又以御史胡汝明言責嚮德軍節度副使道州安置卒貶所孝宗思庶言追復其官謚敏節子之奇乾道中知樞密院事論曰易蹇之九五曰大蹇朋來豈不以艱難之運必資

多賢乎宋南渡果何時也納忠宣力之臣可倚以共濟者有若李光等數人雖皆登政府然或沮於汪黃或抑於秦檜而王庶至被竄以死則安望其能興復哉嗚呼賢如李綱趙鼎亦不免屢謫何況其他甚矣高宗之不知人也

鄭穀

張慤

張守

李邴

沈與求

韓肖胄

胡松年

王綸

鄭穀字致剛建州人舉進士歷御史臺主簿張邦昌僭號穀挺身見高宗于元帥府卽位擢至諫議大夫苗傅劉正彥等逆亂穀庭立面折二凶且計凶燄熾甚須得

外援乃上章待罪求去退見呂頤浩議興復計太后降  
詔不允朱勝非言鼓面折事拜御史中丞時二凶竊威  
福之柄肆行殺戮日至都堂侵紊機政鼓言官官用事  
于上則生人受禍于下匹夫力不能勝則羣起而攻之  
是以靖康之初攻之者庶民也睿聖皇帝南渡駐蹕未  
安攻之者衆兵也今當痛革前弊或有招權納寵屏之  
遠方俾無浸淫以激衆怒則賞罰自朝廷出國勢尊矣  
仍諭軍法便宜止行于所轄軍伍其餘當聞之朝廷付  
之有司不報鼓遣所親謝嚮變姓名微服爲賈人徒步  
如平江告張浚等起兵謂持重緩進使賊自遁無驚動

三宮此上策也俄詔睿聖皇帝爲皇太弟天下兵馬大元帥幼主爲皇太姪卽與大臣進議以爲亂常逆三良與御史王庭秀上疏力爭太后不可穀又奏人君位號豈容降改聞之天下孰不懷疑太后令穀至都堂朱勝非出朱昞等所上書示穀與庭秀二人力言昨詔書不可宣布必召變穀與李邴竝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上復辟進簽書卒上甚悼之

張慤字誠伯河間人登進士第累遷龍圖閣學士計度都轉運使高宗爲兵馬大元帥募諸道兵勤王慤飛輓踵道建議卽元帥府印給鹽鈔以便商旋不閱旬得緡

錢五十萬以佐軍高宗器重之命以便宜權大名尹兼  
北京留守馬步軍都總管已而爲戶部尚書除同知樞  
密院事措置戶部財用兼御營副使至中書侍郎敷善  
理財論議可否不形辭色未嘗失同列之歡卒謚忠穆  
上每念之謂愨謀國盡忠遇事敢諫古之遺直也

張守字子固晉陵人登進士第中詞學兼茂科歷擢監  
察御史丁內艱去建炎初召還改官上在維揚粘罕將  
自東平歷泗淮以窺行在宰相汪伯彥黃潛善以爲李  
成餘黨不足畏上召百官議葉夢得請上南巡阻江爲  
守張俊亦奏敵勢方張宜且南渡守獨抗疏上防淮渡

江利害六事疏再上二相不悅遂建議遣守撫諭京城  
守聞命卽就道三年正月還奏金人必來顧早爲之圖  
上惻然除起居郎兼直學士院金人果渡淮上幸臨安  
遷御史中丞論宰相朱勝非罷之上幸建康呂頤浩張  
浚叶議將奉上幸武昌爲趨陝計時方拜浚宣撫處置  
使身任陝蜀守與諫議大夫滕康皆持不可曰東南今  
日根本也陛下遠適則姦雄生窺伺之心况將士多陝  
西人以蜀近關陝可圖西歸非爲陛下與國家計也守  
又陳十害議遂寢六月大雨恒陰頤浩浚皆謝罪求去  
詔郎官以上言闕政初守爲副端時嘗上疏以二帝母

后爲言至是復申前說且曰講武制災異策免三公今任  
宰相者雖有勳勞然其器識不足以幹旋機務願更擇  
文武全材海內所共推者親權而並用之上書論事或  
有切直宜加褒擢以來言路先是守嘗論呂頤浩不可  
獨任張浚不可西去與上意無乞補外除禮部侍郎以  
趙鼎言遷翰林學士知制誥八月拜端明殿學士同簽  
書樞密院事四年除參知政事守嘗薦汪伯彥沈與求  
劾其短以資政殿學士奉祠不幾知紹興府改知福州  
上旣還臨安詔問守以攻戰之利守備之宜綏懷之略  
措置之方守言明詔四事所以爲莫急於措置措置苟



當則餘不足爲陛下道矣其

一措置軍旅其二措置糧

食措置既定俟至防秋復遣

大臣爲之統督使諸路之

兵首尾相應緩懷之略亦在

是矣究其本原則在陛下

內修德而外修政耳累請去

郡以提舉萬壽觀兼侍讀

召還甫兩月引病勾去知平

江府力勾祠歸紹興六年

冬召見復除參知政事明日

兼權樞密院事七年張浚

罷劉光世兵柄而欲以呂祉

任淮西撫諭諸軍守以爲

不可以曰改圖亦須得聞望

能服諸將之心者乃可浚

不聽遂有酈瓊之變及臺諫

父章論浚御批安置嶺表

趙鼎不卽行守力解曰浚爲

陛下捍兩淮罷劉光世正

以其衆烏合不爲用今其驗矣羣臣從而媒孽其短臣  
恐後之繼者必以浚爲鑒誰肯爲陛下任事乎浚謫永  
州守亦引咎請去弗許八年正月上自建康將還臨安  
守言建康自六朝爲帝王都可爲別都以圖恢復鼎峙  
不可守力求去以資政殿大學士知婺州尋改洪州兼  
江南西路安撫使徙知紹興府會朝廷遣二使者括諸  
路財賦所至以鞭撻立威守求入覲爲上言之詔追還  
三使秦檜當國不悅守亦不自安復奉祠建康謀帥上  
曰建康重地惟張守可至鎮數月卒守嘗薦檜於衆事  
張浚及檜爲樞密使同朝一日守在省閣執浚手曰守

前者誤公矣守在江右以郡縣供億科擾上疏請蠲和  
買罷和糴檜怒曰張帥何損國如是守聞之嘆曰彼謂  
損國乃益國也謚文靖孫抑戶部侍郎

李邴字漢老任城人登進士第累官試中書舍人北方  
用兵酬功第賞日數十百邴辭命無留難遷至翰林學  
士嘗與禁中曲宴徽宗命賦詩未幾坐言者罷奉祠欽  
宗除徽猷閣待制知越州再落職奉祠高宗卽位復元  
官踰歲召爲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苗傅劉正彥迫上  
遜位上顧邴草詔邴請得御札而後敢作朱勝非請降  
詔赦邴就都堂草之除翰林學士初邴見苗傅面諭以

逆順禍福且密勸殿帥王元俾以禁旅擊賊元唯唯不  
能用卽詣政事堂白勝非適正彥及其黨王世修在焉  
又以大義責之人爲之危不顧也時御史中丞鄭穀又  
抗疏言睿聖皇帝不當改號於是郛穀同簽書樞密院  
事郛與張守分草百官章奏三奏三答及太后手詔與  
復辟赦文一日而具拜尚書右丞改參知政事上巡江  
寧太后六宮往豫章命郛爲資政殿學士權知行臺三  
省樞密院事以與呂頤浩論不合罷未閱月起知平江  
府會兄鄴失守越州坐累落職明年卽引赦復之又升  
資政殿學士紹興五年詔問宰執方略郛條上戰陣守

備惜畫綏懷冬五事不報邴閒居十有七年卒于泉州  
年六十二謚文敏有草堂集一百卷

沈與求字必先德清人登進士第累遷殿中侍御史論  
范宗尹年少爲相恐誤國事高宗不悅以直龍圖閣知  
台州宗尹罷召還再除侍御史論朱勝非赴鎮太緩致  
馬進陷九江勝非罷去遷御史中丞兩浙轉運副使徐  
康國自溫州進發宣和間所製間金銷金屏障什物與  
求奏康國以微物累盛德乞斥而焚之仍顯黜康國從  
之與求歷御史三院知無不言前後幾四百奏其言切  
直自敵已已下有不能堪者上時有所訓敕每曰汝不

識沈中丞邪移吏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兼侍讀遂出  
爲荆湖南路安撫使知潭州引疾勾祠紹興四年出知  
鎮江府兼兩浙西路安撫使復以吏部尚書召除參知  
政事金人將入寇上諭輔臣曰朕當親總六軍與求贊  
之上書車攻詩以賜上曰朕以二聖在遠屈已通和今  
豫逆亂如此安可復忍與求曰和親乃金人屢試之策  
不足信也因奏諸將分屯江岸而敵人往來淮甸當遣  
岳飛自上流取問道乘虛擊之彼必有反顧之憂五年  
兼權知樞密院事六年張浚出視師不告同列與求歎  
曰大事不與聞何以居位遂勾祠罷出知明州七年除

同知樞密院事從至建康遷知樞密院事卒贈左銀青光祿大夫諡忠敏

韓肖胄字似夫相州人曾祖琦祖忠彥再世爲相父洽肖胄以蔭歷開封府司錄徽宗問其家世賜同上舍出身除衛尉少卿尋假給事中使遼時治守相州請祠肖胄使還因乞補外侍疾詔除直祕閣知相州代其父任建炎二年知江州入爲祠部郎遷左司應詔陳五事曰遠斥候戢戍兵防海道援中原修軍政擢工部侍郎時召侍從問戰守計肖胄條奏千餘言高宗稱善紹興二年應詔言京實費裕國強兵息民之策多所采納遷吏部

侍郎時條例散失肖胄立重賞俾各省記編爲條目舞  
文之弊始革且嚴六部出入之禁而請託不行三年拜  
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充通問使以胡松年副  
之肖胄慨然受命時金酋黏罕專執政方恃兵強持和  
戰離合之策行人皆危之肖胄入奏曰大臣各循已見  
致和戰未有定論然和乃權時之宜他日國家安彊軍  
聲大振誓當雪此讎恥今臣等行或半年不返命必復  
有謀宜速進兵勿顧臣等也將行母又語之曰汝家世  
受國恩勿以戎老爲念帝稱賢母封榮國夫人肖胄至  
金知其家世甚重之往返纔半年自帝卽位使者凡六



七年未嘗報聘至是始遣人偕來肖胄先北使入對與  
朱勝非議不合力求去以舊職知溫州奉祠五年起知  
常州召赴行在提舉萬壽觀尋除簽書樞密院事和議  
已定復命肖胄爲報謝使接伴者逆於境謂當稱謝恩  
使肖胄論難三四反遂語塞旣至金遣人就館議事肖  
胄隨問隨答衆皆聳聽其還給氍毹車及頓遞宴設肖  
胄始除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尋奉祠與其弟膺胄寓  
居于越幾十年事母以孝聞弟不至不食所得恩澤皆  
先給宗族卒年七十六謚元穆琦守相作畫錦堂治作  
榮歸堂肖胄又作榮事堂三世守鄉郡人以爲榮

胡松年字茂老懷仁人政和二年上舍釋褐補濰州教授累遷中書舍人時方有事燕雲松年累章拂時相意與祠高宗時密奏中原利害召赴行在出知平江府未入境貪吏解印斂跡加徽猷閣待制奏防江利害召爲中書舍人除給事中奏恢復中原必自山東始山東歸附必自登萊密始不特三郡民俗忠義且有通泰飛艘往來之便除兼侍講王倫使金還言金人欲再遣重臣計議以松年試工部尚書副趙肖冑以行時使命久不通人皆疑懼松年毅然而往還拜吏部尚書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首奏入爭立規摹以定中興之基

振紀綱以尊朝廷之勢馭將帥使知畏撫士卒使知勸  
收予奪之柄察毀譽之言無以小疵棄人才無以虛文  
廢實效謀報劉豫於登萊海密具舟楫淮陽順昌積芻  
粟欲憑藉金人侵我邊鄙詔遣松年往江上與諸將會  
議進討因覘賊情帝決意親征遂次平江命松年權參  
知政事專治戰艦張浚專治軍器松年曰議論既定力  
行乃有效若今日行明日止徒紛紛無益俄以疾奉祠  
卜居陽羨雖居閒不忘朝廷事屢言和糴科斂防秋利  
害帝皆嘉納病革呼其子曰大化推移有所不免乃就  
枕鼻息如雷有頃卒人謂不死也年六十松年平生不

喜蓄財每除官例賜金帛以軍興費廣一無所陳請或  
勸其白于朝曰弗請則已白之是沽名也秦檜秉政天  
下識與不識率以疑忌置之死地故士大夫無不由意  
阿附爲自安計松年獨鄙之至死不通一書云

王綸字德言建康人幼穎悟能屬文登進士第歷諸上  
宮大小學教授兼權兵部郎官御史中丞魏師遜薦爲  
監察御史與秦檜論事忤其意師遜遂劾罷之踰年知  
興國軍檜死召爲起居舍人兼崇政殿說書尋兼權禮  
部侍郎又試中書舍人高宗躬親政事召諸賢於散地  
詔命填委多綸所草歷除同知樞密院事金將渝盟邊

報沓至宰相沈該未敢以聞綸白其事乞備禦朝論欲遣大臣爲泛使覘敵且堅盟好綸請行乃以爲稱謝使曹勛副之至金連發數問綸條對金主不能屈還朝入見言鄰國恭順和好然當時金已謀犯江特以善意給綸爾綸疾自力旬外除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明年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卒贈左光祿大夫謚章敏

論曰鄭穀朴忠優於濟變張慙雅量優於治賦張守通達優於謀國李邴沈與求剛介優於進諫代言以至韓肖胄孝友胡松年廉潔王綸諒直皆優於使命南渡多故之秋非得斯人贊帷幄其能國乎